

张恨水“安徽潜山人”一八九五年五月十八日生。一九一三年考入孙中山所办的蒙藏垦殖学校。一九二四年投稿于《人间》是“人生长恨水东流”一词中截取恨水作笔名。一九二四年第一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发表。一九三零年最有影响的小说《啼笑因缘》发表，颇受市民欢迎。一九三八年任重庆《新蜀报》主笔兼副刊主编，并写杂文《上下古今谈》曲折地讽刺现实的黑暗。一九五九年周恩来总理提名聘请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在北京逝世。

(京)新登字 09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粉世家/张恨水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 3
(张恨水作品经典)

ISBN 7-5014-1506-4

I. 金… I. 张…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现代②章回小说-中国-现代③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 246.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3667 号

金粉世家(上、中、下)——张恨水作品经典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吴 勇

技术设计 王铁珊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063 千字

印 张 43.125

插 页 7

版 次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14-1506-4/I·575

印 数 0001—6000 套

定 价 73.50 元

目 次

第七十七回	百药已无灵中西杂进 一瞑终不视老幼同哀	(907)
第七十八回	不惜铺张慎终成大典 慢云长厚殉节见真情	(918)
第七十九回	苍莽前途病床谈事业 凄凉小院雨夜忆家山	(931)
第八十回	发奋笑空劳寻书未读 理财谋悉据借箸高谈	(943)
第八十一回	飞鸟投林夜窗闻愤语 杯蛇幻影晚巷走奔车	(955)
第八十二回	匣剑帷灯是非身外事 素车白马冷热个中人	(969)
第八十三回	对筹理家财群雏失望 当堂争遗产一田伤心	(982)
第八十四回	得失爱何曾愤来逐鹿 逍遥哀自己疫后游园	(994)

- 第八十五回 衰服近优伶不亏好友
红颜计柴米贻笑方家…………… (1005)
- 第八十六回 白玉锡佳名二花争艳
黄金供滥用一客无愁…………… (1018)
- 第八十七回 私念故乡偏房兴去意
忽翻陈案记室背崇恩…………… (1029)
- 第八十八回 故主宣言群奴半日散
旁人屈指一子八月生…………… (1040)
- 第八十九回 临榻看新孙难言此隐
怀金窥上客愿为谁容…………… (1051)
- 第九十回 露影太荒唐封金预告
怀诗忽解脱对月长嗟…………… (1063)
- 第九十一回 泉水出山残文留旧迹
衣衫刺目烈火灭余痕…………… (1074)
- 第九十二回 伏枕染重疴母怀戚戚
传笺盼一顾郎趾匆匆…………… (1085)

- 第九十三回 半夜驰车娓娓谈浮海
清晨破镜凄凉卜下场…………… (1096)
- 第九十四回 病榻起疑团乍惊惨色
情场增裂缝各动离怀…………… (1107)
- 第九十五回 强夺珠针病狂怀璧遁
永离鸳帐封步闭楼居…………… (1119)
- 第九十六回 风景不殊游踪增感慨
情怀莫逆闲话自缠绵…………… (1130)
- 第九十七回 冰炭人情失官求内助
泥云身世访主忆前情…………… (1141)
- 第九十八回 院宇见榛芜大家中落
主翁成骨肉小婢高攀…………… (1152)
- 第九十九回 谈笑弄娇嗔新装十索
言行失常恣情局孤忙…………… (1162)
- 第一百回 惨语断生平小楼伴佛
狂呼惊夜半烈焰冲霄…………… (1173)

- 第一百一回 两老恻慈怀共看瓦砾
同胞作愤语全没心肝…………… (1183)
- 第一百二回 对客道烦忧初尝苦境
替人流急泪重见残装…………… (1193)
- 第一百三回 对坐无聊愁城生怨色
远来有意情海起新潮…………… (1203)
- 第一百四回 上室迎宾故谈风土好
大庭训子严斥羽毛丰…………… (1215)
- 第一百五回 得意让花骄权门夜叩
失踪惊屋闭旧巷空来…………… (1225)
- 第一百六回 亦假亦真旧邻传噩耗
疑非疑是胜地觅芳踪…………… (1236)
- 第一百七回 决绝一书旧家成隔世
模糊双影盛事忆当年…………… (1245)
- 第一百八回 寄爱写小诗投邮有意
对亲作快语析产何惭…………… (1254)

第一百九回	巨室瓜分最怜孺子去 情场球戏难受美人狂	(1264)
第一百十回	航海倚英雄更谋捷径 弃家付儿辈独隐名山	(1277)
第一百十一回	驴背遇穷途昙花一现 禅心伤晚节珠泪双垂	(1291)
第一百十二回	金粉名飘零情场永别 轮蹄相驰逐旧事重提	(1305)
尾 声	消息索哀词人悲秋愿 生涯寄幻影梦老春婆	(1320)
作品原序		(1326)
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代后记）	张友鸾	(1329)

第七十七回

百药已无灵中西杂进 一瞑终不视老幼同哀

这个时候，听差李升，在一边看到，正和他以前伺候的李总长犯了一样的毛病，乃是中风。说了一声不好，抢上前来一把搀住，问道：“总理，你心里觉得怎样？难受吗？”金铨转眼睛望着他，嘴里哼了一声，好象是答应他说难受。大家连忙将金铨扶到一张沙发上，嚷道：“快去告诉太太，总理有了急病了。”旁的听差，早跑到上房去，隔着院子就嚷道：“太太，不好了！太太，不好了！”金太太一听声音不同，将手边打围棋谱的棋盘一推，向外面问道：“是谁乱嚷？”那一个听差，还不曾答复，第二个听差又跑来了，一直跑到窗子外边，顿了一顿，才道：“太太，请你前面去看罢。总理摔了一下子，已经躺下了。”金太太觉得不好，一面走出来，一面问道：“摔着哪里没有？”听差道：“摔是没有摔着哪里，只是有点中风，不能言语了。”金太太听说，呀了一声，虽然竭力地镇定着，不由得浑身发颤，在走廊上走了两步，自己也摔

了一跤。也顾不得叫老妈子了，站了起来，扶着壁子向前跑。到了前面客厅里，许多客围住一团，客分开来，只见金铨躺在沙发上，眼睛呆了，四肢动也不动。金太太略和他点了一点头，便俯着身子，握着金铨的手道：“子衡，你心里明白吗？怎么样？感觉到什么痛苦吗？我来了，你知道吗？”金铨听了她的话，似乎也懂得，将眼睛皮抬起望了望她。那些客人这一场酒席，吃的真是不受用，现在主人翁这样子，走是不好，不走也是不好，就远远地站着，都皱了眉，正着面孔，默然不语。有一个道：“找大夫的电话，打通了没有？”这一句话，把金太太提醒，连忙对听差道：“你们找了大夫吗？找的是哪个？再打电话罢，把我们家几个熟大夫都找来，越快越好，不管多少钱。”几个听差的答应去了，同时家里的人，都拥了出来。来宾一看，全是女眷，也不用主人来送，各人悄悄地走了。因为这正是吃晚饭刚过去的时候，少奶奶小姐们，都在家里，只有二姨太和翠姨不曾上前。原来二姨太听了这个消息，早来了，只是远远地站着，不敢见客。一看金铨形色不好，也不知道两眼眶泪水，由何而至？无论如何，止它不住，只是向外流。自己怕先哭起来，金太太要不高兴，因此掏出手绢，且不擦眼睛，却握住了嘴，死命地不让它发出声音来。及至大家来了，她挤不上前，就转到一架围屏后去，呜呜咽咽地哭。翠姨吃过晚饭之后，本打算去看电影，拢着头发，擦好胭脂，换了一身新鲜的衣服，正待要走。听说金铨中了风，举家惊慌起来。这样子上前，岂不先要挨金太太一顿骂？因此换了旧衣服，又重新洗了一把脸，将脸上的胭脂粉一律擦掉，这才赶忙地走到前面客厅里来。好在这时金太太魂飞魄散，也没有心去管他们的事，叫听差找了一张帆布床来，将病人放在床上，然后抬进房去。同时，金太太也进房了。

将金铨抬入卧室，就平正放在床上。他们家那个卫生顾问梁大夫也就来了。梁大夫一看总理得了急病，什么也来不及管，一

面挂上听脉器，一面就走到床面前，给金铨解衣服的钮扣，将脉听了一遍，试了一试温度。这才有工夫，回头见身后挨肩叠背的挤了一屋子人，因问道：“大爷呢？”听差的在一旁插嘴说：“都不在家。”梁大夫一看金太太望着床上，默然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便半鞠着躬向她问道：“这病不轻，名叫脑充血。救急的办法，先用冰冰上，当然还得打针。是不是可以，还要请太太的示。”梁大夫这样半吞半吐地说着，话既没有说完全，金太太又不明白他的意思所在，便道：“人是到了很危急的时候了，怎能救急，就请梁大夫怎样作主张去办，要问我，我哪里懂得呢？”梁大夫待要说时，德国大夫贝克也来了。梁大夫和他也是朋友，二人一商量之下，便照最危急的病症下手。刘守华急急忙忙地首先来了，他手上拿着帽子乱摇，口里问：“怎么样？怎么样？”他虽不是金家人，究竟是个半子职分的女婿。只走到房门口，道之就将他拦住，把大略情形告诉了他。刘守华连连点头道：“当然当然，这还有什么问题。”于是到了房里，轻轻和两位大夫说了，责任由家庭负，请他只管放手去诊。两位大夫听了这话，就准备动手，可是一个日本田原大夫，又带了两个女看护来了。金铨睡的卧室虽大，无如里面的人也不少，因此梁大夫就和金太太商量，将家里人都让出屋子外来，只留金太太和刘守华在里面。梁大夫和德国大夫日本大夫一比，当然是退避三舍，就让贝克和田原去动手。正在动手术的时候，燕西却由外面首先回家了。走到走廊外，听屋子里鸦雀无声。只是屋子里电光灿烂，在外面可看到人影幢幢。正要向前，那脚步不免走得重一点，润之却由外面屋子里走出来，和他连连摇摇手，并不说话。这样子分明是不让进去，不让高声。燕西便皱了眉，轻轻地问道：“现在怎么样了？”润之道：“正在施行手术，也许打了针就好了。”燕西走过一步，探头向里面看时，只见父亲屋子里，四个穿白衣服的，都弯了腰将床围住。刘守华背了两只手，站在医生后面探望。母亲却坐在一边躺椅上，望了那些人的背影，

一语不发。由人缝里可以看见金铨垂直地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而且是声息全无。燕西一见，才觉得情形依然很是严重，站在门口，呆呆地向里望着。刘守华一回头，见他来了，便掉转身，大大地开着脚步，轻轻地放下来。两步跨到门外，拉了燕西的衣襟，嘴向屋里一努，意思是让他进去。燕西听到父亲突患急病，这是一生最大关键的一件事，怎能够忍耐着不上前去看？因此轻轻地放着脚步，踏一步，等一步，走到里面。在医生后面伸头望时，见女看护手上，拿了一个玻璃筒子，满满的装了一筒子紫血，似乎是手术已经完了，三个大夫正面面相觑，用很低微的声音说着英语。看那神气，似乎也许病要好一点。因为他们说着话，对了床上，极表示很有一种希望的样子。再看床上，金铨上身高高地躺着，垂着外边的一只手，略略曲起来。脸是象蜡人似的，斜靠在枕上，只是眼睛微张，简直一点生动气色没有。燕西不看还好，一看之下，只觉心口连跳上了一阵。一回头，鹏振也站在身后，一个大红领结，斜坠在西服衣领外面，手上拿了大衣和帽子，也呆了。三个医生在床前看了一看，都退到外面屋子来，燕西兄弟也跟着。早有听差过来，将鹏振的衣帽接过去，轻轻地道：“三爷坐的汽车，是雇的吧？还得给人车钱呢。”鹏振在身上掏出一搭钞票，拿了一张十元的，悄悄塞在听差的手上，对他望了一望，又皱了一皱眉。听差知道言语不得，拿着钱走了。燕西已是忍耐不住，首先问梁大夫道：“你看老人家这病怎么样？现在已经脱了危险的时期吗？”梁大夫先微笑了一笑，随后又正着颜色道：“七爷也不用着急，吉人自有天相。过了一小时，再看罢。”燕西不料他说出这种不着痛痒的话来，倒很是疑惑。凡是大夫对于病人的病，不能说医药可活，推到吉人自有天相上去，那就是充量地表示没有把握。鹏振听了，更是急上加急。一想起他们的这个家庭，全赖老头子，仗着国务总理的一块牌子，一个人在那里撑持着。所以外面看来，觉得非常地有体面。而他们弟兄们，也得衣食不愁，好

好地过着很舒服的日子。倘然一旦遭了不讳，竟是倒了下来，事情可就大大地不同了。这实是一种切己的事情。任他平日就是一个混蛋，当他的念头如是地一转，除了着急之外，心中自然觉得一阵的悲切。这眼泪就再也忍不住，几乎要扑簌簌地掉下来了。象他已是这般地悲切，这二姨太比他的处境更是不同，正有说不出的一种苦衷，心中当然更要加倍地难过，早坐在外边屋子垂泪。一会儿，方揩着泪道：“老三走来，我和你商量商量。”她口里叫着人过来，自己倒走出屋子去了。鹏振、燕西都跟了来，问什么事？二姨太看看屋子里的医生，然后轻轻地道：“西医既没有办法，我看请个中医来瞧瞧罢，也许中医有办法呢。”鹏振道：“也好，几个有名的中医，都托父亲出名介绍过的。一找他们，他们自会来的。”于是就分付听差打电话，把最有名的中医谭道行大夫请来。一面却请几位西医在内客厅里坐，以免和中医会面。

这个谭大夫，是陆军中将，在府院两方，都有挂名差事，收入最多。为了出诊便利起见，也有一辆汽车。所以不到半个钟头，他也来了。听差们引着，一直就到金铨的卧室里来。他和鹏振兄弟拱手谦让了一会，然后侧身坐在床面前，偏着头，闭着眼，静默着几分钟，分别诊过两手的脉。然后站起来，向鹏振拱拱手向外，意思是到外面说话。鹏振便和他一路到外面屋子来，首先便问一句怎么样？谭大夫摸了两下八字须，很沉重地道：“很严重哩！姑且开一个方子试试罢。”桌上本已放好笔砚八行，他坐下，濡着墨，出了一会子神，又慢吞吞地蘸着笔许久，整了一整纸，又在桌上吹了一口灰，才写了一张脉案，大意是断为中风症。并云六脉沉浮不定，邪风深入，加以气血两亏，危险即在目前，已非草木可治。鹏振拿起方子一看，虽不知道药的性质如何，然而上面写的邪风深入，又说是危险即在目前，这竟和西医一样，认为无把握了。因道：“看家父这样，已是完全失了知觉，药熬得了，怎样让他喝下去呢？”谭大夫道：“那只好使点蛮主意，用筷子将总

理的牙齿撬开灌了下去。”鹏振虽觉得法子太笨了，然而反正是没用了，将药倒下去再说。于是将方子交给听差们，让快快地去抓药。谭大夫明知病人是不行了，久待在这里，还落个没趣，和鹏振兄弟告了辞，匆匆地就走了。金太太先听说请中医，存着满腔的希望，以为多少有点办法。及至中医看了许久，结果，还是闹了个危险即在目前。而且药买来了，怎样让病人喝下去，也还是个老大的问题。看看床上躺的人，越发地不动了，连忙嚷道：“快请大夫，快请大夫。”大家一听嚷声，便不免各吃一惊。有些人进房来，有些人便到客厅里请大夫。这三个大夫，已经受了燕西的委托，就在这里专伺候病人。至于医费要多少，请三个大夫只管照价格开了来，这里总是给。三个大夫听了这种话，当然无回去理由之可言，所以都在客厅里闲谈，只一请，便都来了。那梁大夫和金家最熟，在头里走，以为病人有什么变卦了，赶紧走到床前，诊察了一回，因对金太太道：“现在似乎平稳了一点，还候一候再说罢，急着乱用办法来治，是不妥的。”金太太道：“病人这个样子沉重，还能够等一会儿再看吗？”梁大夫皱了一皱眉道：“虽然是不能等待，但是糊里糊涂，不等有点转机，又去扎上一针，也许更坏事。至于药水，现在是不便用了。”说着，三个大夫，又用英语讨论了一阵子。这时，鹤荪回来了。

等了一会，大夫还是不曾有办法。金家平常一个办笔札的先生，托人转进话来，说是他认识一个按摩专家，总理的病，既是药不能为力，何不请那位按摩大夫来试试。听差们悄悄地把金太太请到外面来，就问这样可以不可以？金太太道：“总理正是四肢不能动，也许正要按摩。就派一辆汽车把那大夫接来罢。”金贵站在一边道：“我倒有个办法，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按摩，就怕太太不相信。”金太太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法子呢？你说出来试试看。”金贵道：“我遇上有个画辰州符的，法子很灵。他只要对病人画一道符，就能够把病移在树上去，或移到石头上去。”凤举

走了过来道：“这个使不得，让人知道，未免太笑话了。”金太太冷笑一声道：“你知道什么使得使不得？不是四下派人找你，你还不知道在哪里找快乐呢！设若你父亲有个三长两短，我看你们这班寄生虫，还到哪里去找快乐？”凤举不敢作声，默然受了。金贵道：“把他请了来，他只对着总理远远地画下一道符，纵然不好，也决计坏不了事。”金太太道：“你不必问了，干脆就把那人请来罢。”金贵道：“那个按摩大夫请不请？”金太太道：“自然是请。只要有法子可以治好总理的病，你们只管说。不管花多少钱，你们只管给我作主花。总理病好了，再重重地提拔你们。”金贵见金太太这样信任，很得意地去了。凤举虽然觉得这样乱找医生，不是办法，然而自己误了大事，有罪还不曾受罚，若是从中多事，又不免让母亲驳回。驳回了，不要紧，若把自己兄弟们全不在家，父亲病了，没有人侍候的话也说出来，真会影响得很大，因此只好让母亲摆布，并不作声。就和这三个西医混在一处，详细地问了一问病状。及至按摩医生来了，听差悄悄地给凤举一个信，凤举就把三位西医引出金铨卧室来。

那按摩大夫走到卧室里床面前一看，才知道病已十分沉重。屋子里站着一位总理夫人，三个公子，眼睁睁地看他治病。他想，总理不象平常人，已是不可乱下手，而况这病又重到这种程度，设若正在按摩的时候，人不行了，千斤担子，都让按摩的人担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因伸手按了一按金铨的脉，又故意看了一眼脸色，便往后退了一步。因听到人家叫鹤荪二爷，大爷不在这里，自然是二爷作主了。因向鹤荪拱拱手道：“二爷，我们在外面说话罢。”说着，就到外面屋子去了。金太太拦住鹤荪轻轻地道：“这样子，他是要先说一说条件哩。无论什么条件，你都答应，只要病好了，哪怕把家产分一半给他呢。”鹤荪不料母亲对于这位按摩医生，倒是如此地信任，既是母亲说出这种重话来，也就不能小视，因此便一直到外面来和按摩医生谈话。按摩医生一见，就皱了眉道：

“总理的病症太重，这时候还不可以乱下手术，只好请他老人家，先静养一下子罢。”鹤荪道：“难道按摩这种医治的方法，也有能行不能行的吗？”他道：“医道都是一理，那自然有。”他说着话时，充分地显出那踌躇的样子来。鹤苏看那神情，明知道他是不行，也只好算了，和他点了点头，就让听差将他带了出去。

他一出去，那个画辰州符的大夫就来了。这位大夫情形和西医中医以及按摩医生都不同。他穿了一件旧而又小的蓝布袍子，外罩一件四四方方的大袖马褂。头上戴了一顶板油瓜皮小帽，配上那一张雷公脸，实在形容不出他是何性格。听差引他到金铨卧室外时，他已经觉得这里面的富贵气象真可吓人，转过许多走廊与院落，只觉头晕目眩。这时，见屋里屋外这些人，而又恰是鸦雀无声，不由得肃然起敬。早是两只大袖按了大腿，一步一步，比着尺寸向前走去。到了外边屋子里，鹤荪出来接见，听差告诉他，这是二爷。他一听二爷两个字，便齐了两只袖子，向鹤荪深深地作了三个揖。一揖下去，可以打到鞋尖，一揖提上来，恰是比齐了额顶。只看那情形，可以知道他十二分恭敬。这个样子很用不着去敷衍他的了，就很随便地向他点了一点头。燕西、鹏振在一处看着，也是十分不顺眼，这是天桥芦席棚内说相声带卖药的角色，怎么也找来了？只是金太太有了新主张，只要是能治病，管他什么人，用什么办法来治，她都一律欢迎，那末，也只好让他试试再说。天下事本难预料，也许就是他这种人能治好。本来中西医以及按摩大夫都束手无策，也不能就眼看着不治。这个画辰州符的，倒不象旁人，他的胆子很大，和鹤荪作了一揖以后，便拱拱手问道：“但不知道总理在哪里安寝？”鹤荪向屋里一指道：“就是那里。”这画符的听说，先向屋子里看了一眼，然后又在屋外周围上下看了一眼，点了一点头，似乎有什么所得的样子。然后又向鹤荪道：“二爷，请你升一步，引着我进去看看总理。”这时，屋子里只有金太太和道之夫妇，大家都在外面屋子里候着。画

符的医生，进去之后，先作了一阵揖，然后走到床面前，离床还有二尺路，便不敢再向前一步了，只是伸了腰，向前看了一眼金铨的颜色。再倒退一步，向鹤荪轻轻地道：“我不敢说有把握，让我给总理治着试试看。请二爷分付贵管家，给预备一张黄纸，一碗白水，一支朱笔，再赐一副香烛，我就可以动手。”说着，又向鹤荪笑着将手拱了两拱。这样一来，一家人便转得一线希望，大家以为他能治，金铨未必到了绝境了。听差们连忙就照着他的话，将香烛朱笔白水，一齐预备了来。那医生分付听差，将香烛在院子里墙根下燃烧了，他然后手上托了那碗清水，在香头上熏了一熏。碗是在左手托着的，右手掐了诀，就手对着水碗，遥遥地在空中连画了几遍，连圈了几圈。做了一套手脚之后，喝了一口饱水，回过头来，呼地一声，就向金铨的卧室窗子外一喷。喷过之后，便拿了朱笔黄纸，在院子走廊下的电灯光里，伏在一个茶几上画了三道符。鹤荪背了两手，在远远地看着，心里不住地揣想，象这种行为，照着道教中说，这是动天兵天将的勾当了，是如何尊严的事，不料他就含含糊糊地在廊子下闹将起来，看来是未必有何效验吧？他正这样想着，那医生拿了这三道符，就向着天打了三个拱，然后在烛头上将符焚化了。昂着头向了天，两片嘴唇一阵乱动，恍惚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左手五指伸开，向天空一把抓下来，捏了一个诀。右手拿了一支朱笔，高抬过顶，好像得着了什么东西似的，连忙掉转身子，向屋子里跑了进来。走到床面前，距离着金铨约摸也有二尺路之远，挺着身子立定，闭了双眼，只管出神。鹤荪兄弟，都静静地跟随在身后，燕西看了这样子，倒吓了一跳，这是什么意思？莫不是传染了中风？那画符医生嘴唇又乱动了一阵，然后两眼一睁，浑身一使劲，将笔对准了金铨的头，遥遥地就画上了三个大圈圈。左手的诀一伸，再向空中一抓，这右手的笔，就如通了电流一样，只管上下左右，一阵飞舞，画了一个不停。这一阵大画之下，又把左手作佛手式的中指伸直向